

Julius H. ...

朱子家著

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第三冊

春秋雜誌社印行

自白

在每一本書正文的前面，照例應該有幾句廢話。這次我被例用了這自白兩字。「自白」就是被指爲一個犯罪者的供辭，是的，我確會爲了參加汪政權而被作爲罪犯；而且，又確會於十五年前在法庭上寫過自白。以自白體來寫序文，因爲有過這一段太寶貴的經驗，我自信或許可以寫得更爲勝任愉快。

我會經執業爲律師，代人寫過無數的自白書，而不料最後竟爲自己寫自白書了。我又會經爲無數的罪犯辯護，但當我爲自己辯護時，却並不會發生一絲效力。我當年寫的自白書，原期獲得法律公平的裁判，而結果反而被拿來作爲「犯罪」的證據。現在我再寫自白，是呈獻給我所有的讀者，而且願意接受讀者們不論怎樣的裁判。

我家聖嘆會經說過這樣的話：「殺頭，至痛也！無意得之，不亦快哉！」我却犯了殺頭的罪名而結果並不會殺頭，不亦尤其快哉？聖嘆又說：「抄家，至慘也！無意得之，不亦快哉！」而我家竟得與紅樓夢之賈府媲美，亦無意得之也，又豈不快哉？爲此沾沾之喜，因樂於以自白名我序。

自白書中，應該沉痛地表示出若干懺悔之意，我現在衷心懺悔：懺悔於一生中搞政治，爲報人，做律師這三項無可補救的錯誤。

以我完全不懂政治手段的人，爲什麼要搞政治？像我不具有政治家心腸的人，又爲什麼要站到政

治圈的邊沿？「國家事，管他娘！」他人的娘，我又爲什麼想管？「天坍下來，自有長人去頂。」中國既有那麼多的「民族英雄」，我是什麼東西？又爲什麼也想去幫着頂？而顧亭林害苦了我，我中了他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書毒，不問那時是什麼時代，什麼世界，又是怎樣的一個現狀？盲人瞎馬，胡闖亂撞，最後的爲罪犯，寫自白書，還不千該萬該！

過去我以爲報人是一項清貴的職業，清得號稱爲指導輿論，貴得自命爲無冕帝王。因此，我選擇了這個職業。不意四十年浮沉其間，使我知道報紙祇是政治的工具，有時且是一個政權的幫兇。同一個人，同一枝筆，於局勢多變的時代，可於炎涼易勢之中，顯出臧否無常之妙。「替天行道」的法庭判你爲「罪犯」——報紙更添油加醬地指實你的罪狀了。我寫完了別人之後，不意竟讓別人罵我。我懺悔！我得到了報應！我選擇錯了一個專事吠聲的職業。

我一向天真地視法律爲莊嚴神聖，甚至我費了多年的時間去加以研習。當時我做律師的時候，也儼然以保障人權自負。但我忘記了中國「法律不外乎人情」的一句話，有錢好使鬼推磨，我曾爲了保障人權而向「替天行道」的法官們關說賄賂，而得邀網開一面。但至自己被指爲罪犯時，一樣也行賄求情，雖荷末減，却又並不能網開一面。我經過了一次體驗，使我明白法律也者，以之爲欺世惑衆的工具則可；以之爲立國之大本，社會之準繩，將無異如痴人之說夢。一場官司，却給了我十分寶貴的啓迪。

際此本書第三冊發行之際，我應先感謝讀者對我的包容。爲了償付每天的文債，每一章都是倉卒

成篇。爲了顧慮周遭的環境，若干地方不得不隱約其辭。而讀者厚我，本書於上中冊出版之後，更紛紛對我加以督責與鼓勵，希望不草草結束。於是本書又例外地於上中冊之後，繼之者竟爲第三第四冊了。更承日本時事通信社長谷川才次先生，經多方審查，尙不我以我筆下所寫的爲臆造，要求將日文版的版權讓渡，且已與我簽署契約，現正延請名家，從事日譯，預定趕於本年九月份在全日本發行。使在政權的一段往事，能够讓日本方面的朋友讀了，於事過境遷的今日，或許爲之啞然失笑。這更是一项意外的收穫。

最後，我更得對政府道達我的無限愧謝之意。當年讓我置身牢獄，我是律師，恰如做醫生的更多了一次臨床實習的經驗；我是報人，更使我有實地採訪的機會。政府慷慨地讓我獲得那麼多見聞，吸收了那麼多資料，真是萬分成全了我，使我於現在飄泊潦倒之中，得以撫拾舊聞，療飢易粟。更使本書得以詳叙收場之經過，而無負於讀者之殷望，其亦有塞翁失馬之意乎？是爲白。

公元一九六〇年七月

金雄白寫於香港旅次

目次

- (一〇七) 冒險家樂園裏的冒險家……………一
(一〇八) 爲物望所歸的上海三老……………五
(一〇九) 無意中揭露了倫常鉅變……………一〇
(一一〇) 政治上的磨擦逼送一命……………一四
(一一一) 特殊政權下的畸形地區……………一七
(一一二) 陳璧君出任粵政指導員……………二〇
(一一三) 日本中共相表裏的組織……………二五
(一一四) 興亞建國運動一篇舊賬……………三〇
(一一五) 李思浩不願做和平工作……………三四
(一一六) 張一鵬出山一語竟成讖……………三九
(一一七) 周佛海拒不聽書生之見……………四四
(一一八) 以臨終的心情趕辦後事……………四九
(一一九) 飛下來鑽出來放出來的……………五四

(一二〇)	上海第一個被接收的人	五九
(一二一)	周佛海被任行動總指揮	六四
(一二二)	新任命下籠罩着的陰影	六九
(一二三)	興奮與惶惑中過了一月	七四
(一二四)	戴笠出現在周佛海家裏	七九
(一二五)	人人自危的上海市民們	八四
(一二六)	蔣伯誠向周佛海進忠告	八九
(一二七)	曲終人未散的南京情況	九九
(一二八)	陳公博避往日本的真因	九九
(一二九)	專機中一笑飛回作楚囚	一〇三
(一三〇)	起訴書羅列了十大罪狀	一〇九
(一三一)	褚民誼甘爲汪精衛犧牲	一一四
(一三二)	陳璧君在粵被誘捕詳情	一一九
(一三三)	冠蓋滿滬濱的接收大員	一二四
(一三四)	天真造成了絕大的錯誤	一二九

(一三五)	毛森拍着我肩頭說可惜	一三四
(一三六)	戴笠提出政治解決保證	一三九
(一三七)	軍法官不斷來審問我了	一四四
(一三八)	繆斌爲何被殺得那樣快	一四九
(一三九)	量身裁衣式的懲治條例	一五五
(一四〇)	戴笠撞機身死情勢大變	一五九
(一四一)	楚園以外的另一看守所	一六四
(一四二)	二百餘囚人半年多時間	一六九
(一四三)	首批七十一人移解法院	一七四
(一四四)	提籃橋監獄的五光十色	一七九

(附 錄)

(一)	汪精衛晚年詩詞	一八四
(二)	周佛海獄中遺詩四十四首	二〇〇
(三)	影佐禎昭：汪精衛爲什麼要建立政權？	二〇六

(一〇七) 冒險家樂園裏的冒險家

上海地區長江之口，外洋巨舶直通黃浦，環繞于週遭的又是江南的一大片沃土，先天上已得地利之勝。英法等國經過百年不斷的全力經營，兩租界繁榮日甚。自清末以來，雖變亂頻仍，咸同間洪楊之役，東南幾無一片乾淨土，而租界以彈丸之地，獨能巍然自保。光緒末年的「紅頭」股匪作亂，鄰邑都遭蹂躪，租界以內，還是乜嚄不驚。以後民初革命，鈕永建等率黨人攻打南市華界的製造局；民十三江浙督軍齊燮元盧永祥構釁，民十六國民革命軍驅除軍閥，直搗淞滬，對租界都一例秋毫無犯。反而時局愈動盪，愈增加了租界的繁榮；國勢愈衰弱，愈顯出了外人的威力。到了「一二八」的淞滬抗日，「八一三」的全面抗戰，上海四周，火網交織，炮聲震天，而租界以內，熙熙攘攘，笙歌不輟。居民們爬上屋頂，以悠閒的心情，遙望炮彈掠空而過，火焰直衝霄漢。租界四周的一條短短的鐵絲網，楚河漢界，就劃分出地獄天堂。

兵燹中，各地難民扶老携幼，從各地蠶擁而至，或求苟全性命，或圖保全財產，滿坑滿谷，以生以息。一世紀中就上海造成爲避亂的桃源，經濟的中心，工商業的集中地，全國的第一大都市，以及冒險家的樂園。但是好景不常，八一三後四年的極度繁盛，也祇是迴光返照。「一二八」太平洋戰爭爆發，一宿之間，百年的租界，立成爲日軍閥的佔領之地。昔日威風凜凜的英美等國人士，都向日

軍登記，最初手臂上纏上一條白布，上面標明着姓名和國籍，神色沮喪，到處受到日軍的盤詰與凌辱。以後一聲令下，拋棄了奢華舒適的家庭，放棄了辛苦經營的事業，一律禁閉到集中營去，以等候不可知的命運的支配。市區中心靜安寺路旁的跑馬廳，數十年中，一向是歐美人士馳騁豪賭之地，也成爲「反英美大會」的會場，數以萬計的羣衆，在日人指揮之下，振臂高呼：「打倒英美」「建立東亞新秩序」的口號。而又是短短四年以後，再看到原子彈結束了第二次大戰後的情景，又是數以萬計的日本在上海的居留民，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五日，被召集在過去是西洋人的娛樂勝地，一度成爲反英美會場的跑馬廳，垂頭喪氣地肅立着，日皇昭和無條件投降的廣播，像利刃一般地每一句刺在日本人的心上，沒有賽馬時瘋狂的呼叫了，沒有反英美時响澈雲霄的口號了，除了日皇的廣播錄音以外，死一般的沉寂。漸漸的啜泣聲起來了，幾乎每個人取出手帕，拭着像泉水一樣湧出的眼淚，勉強掩住了口鼻，不讓悲聲高縱。廣播停止了，日本人對「御詔」行超過九十度的鞠躬時，那時眞已泣不可仰了。唯有戰爭，才會不斷出現那樣的場面，胸頭塊壘，眼底滄桑！也許那時每個人神經都給刺激得有些麻木了，誰也說不出所目擊那一幕又一幕的演變，如打翻了一個五味瓶似的，辨不出究竟是什麼一種滋味！

一般的上海人當太平洋戰爭發生，日軍進駐租界以後，起初是有些驚惶，惴惴於本身未來的安危，及至看到日人既並不續演南京大屠殺的傑作，除了繁盛地區及日軍機關門口派有兵士站崗，行人走過，必須向「皇軍」一鞠躬敬禮而外，日軍也且無意于變更快樂的海派生活。在表面上看，汽油是實

行配給了，普通市民有過一個時期停止使用，但不久木炭汽車出現街頭，汽油從黑市中又能隨時買到，一切也就恢復了戰前的狀態。上海市民好似一百年中已習慣于爲外人所統治，而上海人更充滿着一份自傲，以爲不論滿洲人、法國人、英國人、日本人，祇要長期居留在那裡，上海人一定會以物質與聲色來誘惑，一定可以把異族同化。各界各業的人，於是與過去同樣地活躍，冒險家的樂園裡有了更多的冒險家與更多的冒險事業。滬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很快就成爲過去的法國人或英國人了。反正祖國離得已很遠，抗戰從東南大撤退，祇是撤退了作戰的軍隊。土地、人民以及物資，一樣也沒有帶走。人類有爭取生存的權利，更享受物質條件的慾望，又在殖民地主義下久受薰陶，國家民族思想，在腦海中久已淡薄。祇須戰火不直接燒到自己身上，管他是英國人或日本人；也不管它是蔣政府或是汪政府。酒樓、戲館、妓院、舞廳中，依然充滿了歡笑，上海人有一句俗語：「天塌下來自有長人去頂」，留滬的大資本家們與汪政府中人，誰都去勾勾搭搭，希望能獲得他們的垂青，能夠向日本軍人直接發生關係的，自然更成爲天之驕子了。工廠照常開工，商店利市幾倍，投機市場更是大進大出。赤貧的人們，則以負販爲生活，走單幫蔚爲一時風氣，把鄉間的土產交換都市中的日用品，一往來之間，就可以解決幾個月的生活。火車上擠滿了單幫客，公路上也盡是負販的人潮。女人以天賦的本錢，博取物質上的收益，那時對有勢力的日本人，她們都情願願地以身相獻。交際花、影星、舞女、妓女，以及坤伶等，有幾個敢說當年不會受過日人的「雨露」之恩的？

但是，統治者也不會放鬆他的統治手段，表面上做得很寬大，暗地裡偵查得却很嚴密，租界以內

，有多少憲兵隊與特務機關駐紮在那裡？被認為與重慶有聯繫，或者有抗日思想的人，隨時會遭到逮捕。憲兵隊裡的各種酷刑，使人戰慄，皮鞭、口鼻中灌水、老虎椅、用擅長摔角的武士把人摔撲，這種種太平常了。在一間斗室中，放進幾條兇猛的警犬，咬得你體無完膚；水牢裡水深過胸，浸你個三日五日，使你週身腫脹；嚴寒的隆冬，剝光了衣服直挺挺地跪在雪地上，旁邊還加上一把風扇；盛夏的暑天，炎炎烈日之下，四週還開起幾個電爐，等你昏過去了才停止。十八層地獄裡尖刀山血污池，樣樣俱全，不肯招供，則周而復始，請遍嘗一切的刑罰。女人給脫得一絲不掛，給大兵們指點調笑，羈囚的處所，男女不分，某一位影星在憲兵隊中時，起臥、飲食、大小便，就一直與男人在一起。憲兵隊就是閻王殿，中國人的性命是他們作爲洩忿取樂的對象。許多事實說明當丈夫被捕以後，憲兵借調查爲名，脅迫其家屬，榨取資財倒也罷了，有幾個以殺死她的丈夫爲威脅。強迫奸淫。「皇軍」的威風，真是不可一世！

這還不過是個人所遭受的悲慘命運罷了！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以後，決定了以戰養戰的政策。中國地大物博，戰後幾年，日軍已佔領了中國最富庶的地區，米糧、五金、鋼鐵，皮革，任何與戰爭有關的物資，予取予求，一律在搜括之列。日本政府所成立的「中支振興會社」下的各種國策公司，商人組織的「三菱」「三井」等大財閥的大洋行，都是榨取的機構，民間是無力反抗的，汪政權則在主人組織的名義下，成立了「全國經濟委員會」、「商業統制委員會」等，暗中予日人以掣肘，盡量加以牽制，不讓日人隨心所欲的竭澤而漁。然而人們只知道這是汪政權幫助日人搜括的機構，誰也不會

體察到汪政權暗中所發揮的作用。

足使原來是租界內的人民目驚心的，則是局部的封鎖問題。凡是任何一個地區發生了暗殺事件，祇須預先在街道安放的電鈴鈴聲一响，日本憲兵立即出動，用麻繩將出事地點的廣大四週封鎖，畫地爲牢，在屋內的不許跑出門外，在街頭的直立着原來地位不准走動一步，等候檢查身份証，接受盤詰。封鎖的時期，有長至數星期的，大馬路貴州路一段一次大封鎖中，且有餓死人命的事件發生。中國人爲了想活下去，口頭中也在說親善，表面上在竭力敷衍，而私室中談話，則稱日本人爲「蘿蔔頭」，意思是有朝要把他們像蘿蔔那樣放在俎上切成爲一段一段，這祇是徒作阿Q式的咒罵而已。

(一〇八) 爲物望所歸的上海三老

上海的租界，雖然完全是外國人的勢力，但爲了最少百份之九十以上的居民是中國人，外國人也不能不對若干有聲望的紳士加以籠絡。紳士們爲了中國人的利益，有時也出來講幾句話，以表示出他的紳士身份。所以到日軍進入租界以前，公共租界工部局（事實上就是英國的上海租界政府）也已在形式上安插了幾名華人董事，爲了維護華人利益的，更有納稅華人會。但是抗戰後國軍撤退，租界已經成爲孤島，原來最有力量的地方團體——市民協會的正副領袖，史量才在滬杭公路上，已被人槍擊斃命，杜月笙先留香港，後已赴渝。另一上海人所熟知的虞洽卿，也因了他所經營的三北輪船公司，

船隻給徵用的徵用，被擊沉的擊沉，業務無形停頓，更以向海外採辦米糧經營得不好，虧累太鉅，遠赴重慶，一走了之。市商會會長王曉籟，那時也早已離開了上海。社會上似乎完全失去了可以獲得民衆信仰的有重量的人物。當時既並沒有人推舉，自然更並無組織，忽然有了一致公認的聞蘭亭、林康侯、袁履登的三老出現。

他們既並沒有擔任什麼崇高的職務，又並不憑藉像「三大亨」那樣政治或幫會的勢力，在淪陷期間，也並不與何日人勾結，用一句最通俗的話，是民衆心理中認爲年高德劭的三位。是社團，都請他們擔任一個名義，有糾紛，請他們出而排解，有婚喪喜事，請他們點主証婚。他們在上海社會中數十年，有着他們在社會上一定的地位，但是他們同樣過着清貧的生活，這或許是他們所以能够贏得民衆信仰的原因。淪陷區的老百姓，那時像是失怙的孤兒，人們相信三老不會媚敵賣國。尊重他們，就像爲了獲得內心的一種安慰，於是尊呼三老是表示內心的崇敬。雖然後來有一個名叫徐鐵珊的自居爲四老之一，但是祇招來了社會上的嗤笑。三老當時的所以肯任勞任怨，除了爲社會爲民衆服務這一個目的以外，我相信絕不會有其他理由。以我平時與他們晉接的觀感所得：三老的個性，總評一句，蘭老是方正，康老是通達，而履老則是忠厚。

聞蘭亭是江蘇武進人，民國三十七年逝世時，是七十九歲，他幼時就從家鄉的常州來滬習紗布業，漸漸的在本業中有所建樹，當民十上海交易所正在風起雲湧的時候，最大的一家是虞洽卿主持的華商証券物品交易所，聞蘭亭就是常務理事，另外一家華商紗布交易所則担任理事長。誰都知道在民國

十年左右，當二次革命失敗之後，革命又陷于另一個最低潮的時代，經費異常枯窘，許多黨中重要人物，都蟄居在上海，而藉交易所的盈利來爲革命經費的挹注之方。陳果夫、孫鶴臯等均曾爲証券物品交易所的經紀人，連蔣介石氏也時常出入其間。虞洽卿固然對於革命曾經有過勞績，即聞蘭亭也不無贊助之功。

當日軍進入租界以後，汪政權想抵制日人的獨佔經濟政策，而成立了「全國商業統制委員會」，又必須延攬一個方正而熟悉上海商場的人物，自然以聞蘭亭在上海商場中的地位，爲最適當的人選了。蘭老一生不直接參加政治，敬業樂業以外，惟以社會福利爲事。他於三十餘歲喪偶，即不再續絃，茹素唸佛，寡慾清心，在現代爲物慾所蔽者太多，蘭老倒確是一個難得的人物。他雖然不是上海的土著，但他早以上海作爲他的第二故鄉，爲保全物資，減除商民痛苦，他覺得義不容辭。當時他提出兩個人能幫他的忙爲條件，一個是大陸銀行的葉扶霄，一個就是林康侯，經他幾度的登門勸駕，林康侯剛自香港被俘後解往上海不久，他覺得以他在上海的社會關係，無論那一方面，都不會讓他永遠輟光養晦下去的，以蘭老的盛情難却，於是答應了担任「商統會」的秘書長。

商統會下面有「米糧」、「粉麥」、「紗布」、「日用品」等五個分業委員會，蘭老在那時對物資的保全，確是厥功匪淺，尤其如我在前面所述，收購紗布後的不爲日人所運走，他的擘劃之功，不應抹煞。事實上以聞蘭亭那樣很剛的個性，更以他的高齡，要他週旋在這樣一個複雜的環境中，無論如何是不可能讓他做得得心應手，他出任商統會的理事長時期並不久，即毅然辭職，以後由唐壽民陳

國權等先後繼任。事實上蘭老最多的精力是用諸市民福利會方面。關於冬賑、回鄉等的幾次救濟運動中，他都盡了最大的努力。愛麥虞限路他的家裡，而且還設着一個秘密電台，爲他的乾兒子余祥琴與軍統間通報之用。而勝利以後，他也被捕下獄了！起初羈押在福理履路軍統優待所。每天他以打坐與唸佛爲排遣他心中的憤怒，有時他自言自語地說：「我反躬自省，爲了百姓，爲了國家的物資，我是漢忠，而決不是漢奸！」最後被解往提籃橋監獄，他起初不肯出庭，禁卒來傳他時，他閉目跌坐着，不聞不問，紅紅的面色，飄拂着的一部銀絲樣的長鬚，有凜然不可或犯的莊嚴。禁卒不敢強制他。而經同難的人苦苦勸他，既然抱着我佛入地獄的宗旨，儘管去受審，看國家如何對待你？雖然他到庭了，而還是一言不發。結果似乎判處了他五年有期徒刑，罪狀自然是「通謀敵國，不利本國」了。他的被判爲「漢奸」，上海人都會爲他呼冤。他在勝利以前，本已尿道有結石的病症，不久終于在獄中病倒了，終算法官一念之「仁」，交保後送入海格路紅十字會醫院，而病勢已經有進無退。民國三十七年的初夏，我出獄後去探望過他一次。病榻上的他，已經失形了，他睜開眼一看到是我，口中不住地說：「噢！噢！噢！是你！是你！你回來了！」他再也沒有別的話，兩行熱淚代表了他心中的無限悲傷。當我不堪刺激，來滯作小住的時候，噩耗傳來，他撒手西歸了，海格路紅十字會醫院中的一面，竟是永隔人天的最後訣別。

林康侯是上海人，前清秀才，清季任南洋公學的小學校長，旋又主上海時報筆政，以後棄儒服賈。宣統末年，一直至民國二年，他與張菊生、沈會植、唐蔚芝等創辦蘇州鐵路，以後由政府收回，改

爲寧滬鐵路。又與張謇、王丹揆、湯壽潛、梁士詒等創辦新華儲蓄銀行，對於國內交通金融事業，不特開風氣之先，也有過很大的貢獻。民十七以後，一直担任着上海銀行公會的秘書長。抗戰國軍自東南撤退以後，他目擊情勢不穩，來港僑寓，不幸爲日軍所俘，押解返滬。固以聞蘭亭的促駕，而在鐵騎橫行之時，確有敬恭桑梓之意，除出任商統會秘書長外，他爲社團奔走，盡瘁於慈善事業。人民賴其掩護保全者不少，而日軍於予取予求之際，他與蘭老同心同德，爲國家保全元氣。乃和平之後，被捕入獄，先押南市拘留所，受到非人的待遇，經親友的奔走營救，始改押「楚園」軍統優待所。那時政府似乎不問功罪是非，祇論形迹，而他既不會担任汪政權中的官職，而終於不免渡過了幾年的牢獄生涯。康老今已八五高齡，現僑寓香港，精神矍鑠，杖履清健，猶在爲蘇浙同鄉會等奔走盡力，不但爲當代的人瑞，而對其不幸的遭遇，且絕無一句憤懣之辭，前輩丰儀，自更非我輩能望其項背了。

袁履登是浙江甯波人，他本是教會學生，又爲聖約翰大學的第一屆畢業生，一生以樂育英才爲其素志。他在上海社會中，有人緣，亦負時望。先後任公共租界工部局華董、納稅華人會理事等職。其所創辦的甯紹輪船公司、甯紹保險公司等，爲上海大企業之一。爲人和平敦厚，桃李遍於滬濱。在淪陷期間，他出任了米糧統制委員會及保甲委員會主任委員，對於民食治安，頗多勞績。日軍投降，履老亦以名重閭閻，難逃縲紲，我還記得他在法庭上說：「我出任米糧的事，以必須按期配給民食爲條件；我出任保甲的事，以不許再封鎖爲條件。」是上海會處身於淪陷區的人，都知道那時的米糧於海運中斷以後，是何等的重要，日軍劃地爲牢的封鎖辦法，是何等的慘酷，他在庭上的口供，真是披肝

瀝胆之言，然而一朝被逮，誰也難逃罪責。如三老而負「漢奸」之惡名，未免太忍心了！履老於中共南下之初，一度來港，旋又返滬，即以病卒，死時年七十九歲。

（一〇九） 無意中揭露了倫常鉅變

在淪陷的八年之中，上海曾經先後發生過兩件倫常慘變的鉅案，當時都會轟傳遐邇。一件是詹周氏謀殺親夫案。詹周氏因為有了外遇，把她的親夫在新開路的一間亭子間中，用刀戮斃以後，更一段段的親手把屍體支解，藏諸皮篋，以圖滅跡。乃因血水下流，被同居所發覺而報警破案。這事的經過，雖相當曲折有趣，但我懂得之於報載，現在已苦不能詳其顛末了。而另一件華美藥房小主人胞弟砍斃胞兄案，更會成爲上海人所注目的最大社會新聞。而其破案經過，若以迷信來說，冥冥之中，真若有神差鬼使，而且以後又牽涉到汪政權司法界高級人員間的磨擦，以至兇手終於伏法。首先揭露此案，却是我於無意中所釀成。這事的發生，大約是在民國三十年間。一天，我去我所主辦的上海「平報」。那天來信特別多，而裡面却有一封匿名函件，來信是在責問我：「華美藥房發生了胞弟殺兄鉅案，如此倫常鉅變，何以報上一字不登？是否在華美藥房的銀彈攻勢下，你們也被收買了？你們得到了多少錢？」報社中每天收到讀者來函，是習見之事，有些都是不盡不實，目的祇在挾嫌攻訐，本來並不足以重視。但我仍然照例找負責採訪社會新聞的記者來，給他看了這封來信。像這樣的匿名函件